



## 父母的三部曲

文/李敏

爸爸年轻的时候，家里很穷。妈妈去相家，看到老屋后墙上“长”着几条腿，那是檩棍在支撑着将要坍塌的土坯房。妈妈婚后很长时间都不习惯奶奶家的红薯饭。

1972年，爸爸受县委、县政府委托到海南育种，回来后被安排到粮所工作。爸爸有份工作，妈妈和爷奶在家务农，我们家的日子有所好转。几年后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家就盖起了砖瓦房，是当时村里第一栋红砖砌成的漂亮房子。左右邻居都很羡慕我们家的新房。

那时虽然解决了温饱，可经济上人们依然拮据。平时吃面条都是清水煮，调料也只有盐。如果哪天能用炒好的青菜

下面条，便是上等佳肴。即使自家养的鸡下的蛋也不是轻易就能吃上的。

记得有次放学回家，我把书包放下就去地里剜菜，妈妈在擀面条，奶奶在烧锅。对面，她们做饭的灶屋窗棂上，一只老母鸡正下蛋。该吃饭了，我才剜菜回来。洗干净手，妈妈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大鸡蛋，只我一个人有。我知道那是妈妈为奖励我而特意煮的。敲破蛋壳小心剥开，晶莹的蛋白里那个圆圆的蛋黄比油菜花还亮！咬上一口，滑嫩清香！那次的大鸡蛋是我吃过的最美味、最新鲜的蛋。

爸妈步入中年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我们兄妹三人一个接一个读中学，穿得寒酸是必然的。我排行最小，只能穿姐姐穿过的衣服，自然大多是带补丁的。

尤其是姐姐读高中那几年花钱多，奶奶又长年有病，地里收入只够果腹，爸爸那点微薄的工资也承担不了家庭的开支。

每到开学，妈妈就去亲戚、邻居家给我们借学费。我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，更加珍惜上学的机会。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、吃上了商品粮，成为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读书人。

转眼进入上世纪90年代末期，城乡都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。人们口袋里有了多余的钱，吃穿用度都讲究起来。

进入21世纪，日子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。绿树掩映下的红瓦白楼装点着美丽的村庄，各家各户的小楼房在村村通的水泥路旁显得那么挺拔。我家宽敞的屋子里，冰箱、空调、洗衣机齐全。冰箱里鸡鱼肉蛋长年不断。

哥嫂勤俭持家又能干，生活过得蒸蒸日上。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。

如今，爸妈已步入老年，政府给年过六旬的老人每年发放养老金，为老人安逸的生活加上了一层保险。

农忙时，妈妈在田野里与庄稼为伴；闲暇时，赶集上店、串门唠嗑，守着门前的小菜园种点菜、遛遛狗、喂些鸡、养只羊，怡然自得，颇有东晋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清新雅致，亦不乏明代陈继儒“看庭前花开花落，望天空云卷云舒”的闲适。

春光里，桃花正灿烂。孩子们奔跑在林间撒欢，老人们神情安然。我不禁感叹：眼前的美好莫非就是陶潜苦苦追寻、渴慕不得的世外桃源？

(作者单位：新蔡县体育中学)

## 老屋豆腐香



文/陆华平

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小乡村。从我记事起，待的时间最久、带给我最多温暖和幸福的，就是两间老东屋，土坯砌的墙，茅草铺的顶。两间东屋靠北墙，用木棍围出一块地方，铺上干土和麦秸，作为牲口铺，里面养了一头驴和一头牛。驴用来拉磨，牛用来耕地。北墙上挖了一个四方孔，方便从这里把牲口粪清出去。靠西墙窗户外面放了一大一小两口铁锅。前边的锅比较大，用来蒸馍、做饭，后边的锅用来炒菜、烧水。勤劳、手巧的母亲就用这简单甚至是简陋的厨房，为我们做出热乎乎可口的饭菜，把我们姐妹几个养大。老屋南面用高粱秆帘子隔出一间卧室，方便父亲看牲口。靠东墙放了一对儿上下叠放的石磨，那是爹妈磨豆腐的地方，那时的豆腐真是原生态、手工打造。

头天晚上，父亲就把黄豆泡在大盆里。吃晚饭时换一遍水，半夜起来再换一遍水，第二天用石磨磨的时候还要再淘洗一遍，这样泡足12个小时的黄豆，磨出来的豆腐吃起来口感才好。这时，驴子就派上了用场。给驴子戴上眼罩，套上工具，驴子沿着磨道一圈儿一圈儿地推动石磨，白白的豆浆就顺着石磨流下来。把黄豆磨成浆，才是做豆

腐的第一步。接着再把豆浆舀起来，倒进白纱布吊单里，来回摇动，滤出豆渣，把纯豆浆倒进大锅里，用大火煮。

豆浆熟透后，舀到一个大缸里，下一步就是卤水点豆腐了。把石膏水倒进豆浆中，一边倒一边搅拌，先快后慢，边搅动边观察豆浆的变化。此时，豆浆就变成了豆花。虽然父亲对这道工序心中有数，但有时也会小声抱怨豆腐没点好。点好的豆腐在缸里停滞一会儿，父亲会把一个用木板做的四方匣子放在压豆腐的池子上，里面铺上一张洗净的白纱布单子，单子一定要足够大，四周要耷拉出来。做豆腐的每样工具都要专用，并每天清洗，否则会严重影响豆腐的卖相和味道。把豆花一盆一盆倒进匣子里，然后四角掂起系紧，上面再盖一块儿厚厚的木板，木板上压上几块石头，把豆

腐压实、压平整，挤出水分，大概需要一到两个小时。拿掉石头和木板，解开豆腐单子，营养可口的豆腐就做好了。

晾凉之后，第二天父母早早起床，把豆腐切成块儿，由父亲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。据母亲说，豆腐渣可以喂猪，豆腐卖十几块钱，用来贴补家里的开支。

晚饭时光是一天中最温馨难忘的时刻，劳作一天的父母、玩耍一天的我们终于可以齐整整吃顿饭了。我们围着一口水缸坐一圈，水缸上面放一个高粱秆编的锅盖，上面放几样简单的饭菜，一家人边吃边开心地聊着，未散尽的缕缕炊烟飘浮在屋子下方，更添了几分人间烟火气。

饭后，我们会围着父母，听父亲讲卖豆腐时的有趣见闻，或是听哥哥、姐姐讲故事，抑或是我们几个斗嘴父母来裁定谁有理，或是做一些小游戏。最喜冬天的夜晚，我们在靠近牲口的地方用木头烤火，暖暖的火光映着我们的脸，一点儿不觉得冬夜寒冷。有时吃着爆米花，有时母亲把黄豆拌面用盐炒一炒，吃起来嘎嘣脆，有时炒玉米、花生，那时觉得吃什么都香。一家人围着火堆玩闹之后，各自钻到晒得暖暖的充满棉花味儿的被窝里，幸福入梦。

如今，老家翻盖了楼房，父母也早已不做豆腐，虽年迈但身体还算硬朗。我们兄妹几个都在城里买了房，但心里念念不忘的，依然是那洒满阳光、充满欢声笑语的老屋。

(作者单位：驻马店市第二十四小学)

## 爱在人世间

文/陈辛城

雷佳演唱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主题曲回响在耳边：“草木会发芽，孩子会长大，岁月的列车，不为谁停下；命运的站台，悲欢离合，都是刹那，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，又融化；世间的苦啊，爱要离散雨要下，世间的甜啊，走多远都记得回家；平凡的我们，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，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……”

听着动听的旋律，电视剧中的镜头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，让我情不自禁想起我家的人世间故事。

在缺衣少食的20世纪80年代，生活物资不丰富。可是，一年到头，我还是能时不时地添一件新衣服、一双新鞋子，甚至一个新书包。吃的方面，夏季的冰棍、西瓜，秋季的苹果，春节时的糖块等，虽不像现在一样能够随便吃，但在记忆里更多了一份香甜。

印象最深的是，作为乡村教师的爸爸，春节时骑自行车带着我去县城浴池洗澡。洗完澡回家时，爸爸给我买了一顶棉帽子，拍拍我的头说：“戴上吧，路上不冻你的头了。”每到周末、节假日的时候，我站在村口，等待爸爸归来。接到爸爸时，爸爸总是像变魔术一样“变”出一个作业本、一本小人书、一块糕点、几块糖果等，让我欣喜若狂。

作为农村妇女的妈妈，她用最淳朴的方式爱着我。妈妈的蒸馍技术高，最拿手的是“老鳖靠河沿”，这种馍的特点是有“锅焦”，“锅焦”又香又甜又脆。妈妈还会做一层小麦面一层玉米面的“黄金馍”，这对平时只有“窝窝头”吃的我来说，简直是美味。妈妈还会做炒红薯粉：锅里添水烧开，适量红薯粉下锅，搅拌均匀，烧开后红薯粉已经成一大块，把大块红薯粉切成小块，烧热菜油，辣椒、小葱混合一炒，喷香的红薯粉就出锅了。

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半夜醒来，父母还没有睡，恍惚间听到他们正说话：村里的学校教学质量不高……让孩子进城上学吧……找我的一个同学，他在城里三小工作……

现在想来，我之所以能考上大学，在县城有了一份工作，跟父母的安排有很大关系。

父母的爱，让我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的道路上奋然前行。

对每个人来说，最好的家庭关系，不是父母有多大成就、给予孩子多少金钱和资源，而是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。

感恩父母，爱在人世间。

(作者单位：遂平一高)

我家的“人世间”故事 主题征文

学习强国 驻马店学习平台

奖品由河南省驻马店市新书店有限公司提供。